

天口篇

先民有言：“圣为天口。”愚非圣，安能代天立言？特以维皇上帝，阴鹭下民。发聩振聋，本照临之美意！劝善规过，亦普度之良因。舌端艾艾期期，不辞根钝；天下林林总总，恳听吾言。爰作训体文若干篇，名曰《天口》，盖以报碧翁崇褒之意云尔。洞玄真人臣张三丰书。

正教篇

古今有两教，无三教。奚有两教？曰正曰邪。奚无三教？，惟一惟道。一何以分？分何以三？盖自有孔、老、牟尼，乃至有孔、老、牟尼，虽至有孔、老、牟尼，仍非有孔、老、牟尼。孔固儒也，老固道也，牟尼固释也，然有所分，故究无所分，故以无所分，故必有所合，故不孔亦不老，不老亦不牟尼，牟尼、孔、老，皆名曰道。孔之绝四，老之抱一，牟尼之空五，皆修己也；孔之仁民，老之济世，牟尼之救苦，皆利人也：修己利人，其趋一也。彼世人之别为孔、老、牟尼者，盖以名分不察实也，抑以形分不按理也。见为孔、老、牟尼，即非孔、老、牟尼，虽非孔、老、牟尼，还是孔、老、牟尼。孔、老、牟尼，皆古圣人。圣人之教，以正为教，若非正教，是名邪教。儒家杨墨，道家方士，释家妖僧，亦三教也。虽分三教，仍一邪也。是故分三教者愚，分邪止者智。

儒书篇

六经而外，立言可法者，必推孔门，不谈出世，不讲玄经，盖恐人落身崖壑，无实行也。”孔、颜存心，只望人隐居求志，行义达道。道在济人，山林无非朝市；道在修己，朝市不染山林。故出言实多玄义，而解人之索甚难，《大学》第二节；孔子之修身也；为仁用四勿，颜子之炼己也。功夫未纯，不离陋巷，功夫已熟，不忘国家。故能隐中求行，行中达隐，隐处有孔、颜，行处亦有孔、颜，乃至无行无隐而非有孔、颜，神明在我，变化从心，真大道也。孔子传曾子，曾子传子思，《中庸》一部，道妙深明，悟玄之家，窃取成真者。恒河沙数。子思而后，擢推孟子，持心养气，勿助勿忘，充天塞地，至大至刚，人人得度，默默取将，浩然之妙，口诀难言，辟邪辅正，杨、墨掀翻。吾愿尔士庶，不须三岛求真，只向《四书》领取，以颜、曾、思、孟为明师，以子臣弟友为功行，以身心性命为汞铅，以义精仁熟为升举。修道时莫贪用道，养道时莫贪行道，得道时便可显道。道不可显，飘然而返，传之名山，源流自远。

禅旨篇

于意云何而名为释？牟尼云：“吾好释，故以释开教，取释去万缘之意。”于意云何而又为佛？大士云，“吾好佛，故以佛设教，取觉悟众生之意。”如

是我闻，释主离世；如是我闻，佛主醒世。全经数百藏，无非超脱尘垢，警悟沉迷。是故牟尼清静，复得大士清静，牟尼总其清静，大士普其清静，非有所执其清静，非有所坏其清静，非有所吝其清静，乃至无清静、非清静，非清静、亦清静，是大清静，是满清静。人能呗诵潮音，必得清静心，必得般若心。但得般若，便忘般若，若不忘般若，即非般若。既非般若，不名般若，非非般若，乃是般若。得般若者，是谓之释，是可成释，是有释释，是释非有释释，是释自有释释；是谓之佛，是可成佛，是有佛佛，是佛非有佛佛，是佛自有佛佛。牟尼如是也，大士如是也，即沙门比丘亦如是也。不如是能成释不？不也。不如是能成佛不？不也。何以故？即释是释，非释即非释；即佛是佛，非佛即非佛。何以故？释外无释，取释为释；佛外无佛，取佛为佛。何以故？释释释意，并无释意，乃已释意；佛佛佛念，并无佛念，乃实佛念。不释而释者上乘，不佛而佛者大乘。释佛之经藏；即释佛而成藏，是谓正法眼藏。

玄音篇

玄学以功德为体，金丹为用，而后可以成仙。仙品有五，实言之则只四。一曰人仙。人仙者，炼元精而补元气，已培修仙之本，然能养健，不离生死，此人中仙也。一曰地仙。地仙者，炼元气而结内丹，已无漏通之患，然可陆行，不离尘土央；“此地中仙也。一曰神仙。神仙者，炼元杰而化元神，已有神通之妙，水火无害，又名水仙；炼神还虚，即天仙也。是故天仙而下为神仙，神仙而下为地仙，地仙而下为人仙，人仙而下，则有鬼而无仙也。鬼者纯阴，仙者纯阳，人得半阴半阳，则不离乎生死，缺阴之半则成仙，缺阳之半则成鬼。故人在可仙可鬼之中，亦暂在可仙可鬼之中，欲逃出可仙可鬼之中，即当住天仙、神仙之中。回头识岸，撒手离尘，丹经万言，总在自己，认己为他，即落旁门。前圣遗书，亦须善玩，非金非石，非汞非铅，非炉非鼎，非女非男，非日非月，非坤非乾，非公非母，非龙非虎，非马非兔，非牝非牡。玄在何处？玄在玄处。妙在何处？妙在妙处。我有真传，不敢妄言；人有真情，亦不闭门。广积阴功，始为仙品；广行方便，始是仙基；广修因果，始是仙根。若得是人而求吾道，吾愿与说最上乘法，指点微言，必如拨云雾而见青天，长啸而去。

五德篇

人生有五德，吾尝以譬天地之五行。人身之五经，仁属木也，肝也；义属金也，肺也；礼属火也，心也；智属水也，肾也；信属土也，脾也。是知五德之不可少一，犹如五经之不可绝一，即如五行之不可缺一。人皆曰木不可少也，而何以无仁也？无仁者，必无养育之念，其肝已绝，而木为之稿枯矣！人皆曰金不可少也，而何以无义也？无义者，必无权宜之思，其肺已绝。而金为之

朽钝矣！人皆曰火不可少也，而何以无礼也？无礼者，必无光明之色，其心已绝，而火为之衰熄矣；人皆曰水不可少也，而何以无智也？无智者，必无清澄之意，其肾已绝，而水为之昏涸矣，人皆曰土不可少也，而何以无信也？无信者，必无交孚之情，其脾已绝，而土为之分崩矣。是知为人者。必先有心之五德，而后有身之五经。仁不绝肝气生，义不绝肺气平，礼不绝心气明，智不绝肾气灵，信不绝脾气醒。德包乎身，身包乎心，身为心用，心以德明。是身即心，是心即身，是王德即五经。德失经失，德成身成，身成经成，而后可以参赞天地之五行。

孝行篇

桂宫列楹联，百行孝为先。文祖能行孝，馨香万万年。故其于一身，成道即成仙，成仙即成圣，成圣即兼贤。光明开日月，爱慕通地天。世人欲希孝，孝真百行原。虞舜百揆叙，孝在明扬前。周文百度贞，孝居令闻先。曾子贵三道，事亲独大焉。闵子冠四科，事母独殷然。古来多孝子，略略为敷宣。莫作孝典看，须作孝则观。或为米之负，或遗羹之甘，或瞻云之白，或表衣之斑，或哭杖力减，或怀橘味鲜，或祷竹生笋，或感石流泉，或念乌反哺，或祈鱼跃渊，或捧安阳檄，或废《蓼莪》篇，或思而罢宴，或奉而刻颜，此皆贤哲流，岂无德功言！就其百事好，不若孝缠绵。惟孝始能友，移孝可作忠，惟孝型于妻，以孝信乎朋，一孝包五伦，须知孝可风。至孝孝在心，爱慕见天真；中孝孝在身，奉养宜殷勤。口中虽讲孝，能道要能行。面上徒妆孝，欺人并欺亲。孝德无穷尽，一念得一分，分分而寸寸，寸寸格天神。孝孝复孝孝，肫肫复肫肫，我作此《孝经》，经中之大经。

淫恶篇

桂宫题楹帖，万恶淫为首。所以恶报多，不如淫报丑。天刑件件奇，天罚样样有。或诱他人妻，己妻为人诱；或搂他人女，己女为人搂；或以奸杀身；或以奸绝后；或倾家业财；或夺功名寿；或生子孙贱！或随诳骗走，淫报极纷纷，笔谈难缕缕。此恶放过谁，伊胡不回首！漫曰淫者盈，罪满报方临，即淫即有报，天鉴不容情。一条淫鬼案，可叹真可叹！劝汝世间人，莫把淫戒犯。未见不可思，既见不可乱。处女不可戏，节妇不可玩。遇人妻妾女，当作姊妹看。勿污婢与奴，勿狎①妓与旦。红粉一时花，精神一刻散。保身须出坑，离苦须过岸。即汝妻与妻，闺情亦宜节。欲生端相几，须立敬避格。或逢圣神诞，或逢日月食，或当祀灶期，或当忌辰日，或遇阴晦交，或遇雷电疾，必分被与床，或分床与室。天神察其恭，求福福自锡。天仙重其操，访道道可获。再能免诸恶，更是大豪杰。

施报篇

富贵之家积善易，欲求善报则不易，非不报善也，必衡其量而报之；贫贱之家积善难，而得善报则不难，非独报善也，亦衡其量而报之；至于非富非贵、非贫非贱者，积善获报，亦称量予之也。以助金论，宫贵助金，百金十功；贫贱助金，十全十功。以济人论，富贵济人，百人十善；贫贱济人，十人十善；非富非贵、非贫非贱者，自当以中人定论也。富贵而借口中人不可，借口贫贱尤不可，前人聚后人消矣，前人强后人弱矣。虽然，富贵而行善得当，寥寥数百金，亦必有大报也，但当扩而充之耳；贫贱而强学中人不可，强学富贵尤不可，奉养缺罪过生矣，冻馁深妻子怨矣，虽然，贫贱而行善得当，茫茫家道倾，必即有大报也，但当权而用之耳。天固不负善人也，倘有居富贵而吝贾财，以善多而报少，以善速而报迟，遂不留心作善者，其召祸必不常，其逢凶必不少，望族转瞬而冰消，侯门再过而灰烬，均此类也；居贫贱而谈功果，以善少而报少，以善迟而报迟，遂敢轻心视善者，其召祸必更奇，其逢凶必更甚，惨淡刀兵之际，流离病疫之间，皆由此也；其处非富非贵、非贫非贱者，亦是此例。何也？身居富贵者，有积善之势，有积善之权，人生处此，即有善而无报，亦分内事，衣丰食丰，声有名有，但得常常若此，享其安荣，及其子孙，是亦善报矣，乃敢薄善而不为，以望报肆其狂贪，故上天转移其权而与善士，绝不肯稍留馀情；居贫贱者，无积善之势，无积善之权七八学处此，遇小善而即行，似非奇事，惜字惜物，爱人爱物，但得常常惹此，结土成山，结水成海，必得善报矣，乃敢非善而不为，以望报昏其心志，故上天益加其穷，以诛恶类，绝不肯稍存私覆。善报如是，恶报如是。非富非贵、非贫非贱者，请试观之，尔富尔贵、尔贫尔贱者，请试思之。嗟乎！施报之理，惟圣贤看之甚明，惟仙佛处之甚大，豪侠之士或有过情者，然世人能如豪侠亦足矣。吾也少好施与，幸上九清，故于天人报应，洞澈颇详。此岂玄微之说哉！虽天心亦皆如是也。然天何言哉！

盈亏篇

天下国家之事，尝有消长晦明，一盈一亏。常人目为天运，达士归之人心，理固正也，词固醇也，吾何议论之云云。然世有未盈则亏，欲亏不亏者，此情此故，吾当蟹蟹发明，以为世劝。国家之气势，安极始危，乃有一传而生事变，再世而叹危亡者。谓为亏欤，何以尚有中兴？谓非盈欤，何以忽萌大难？盖不亲贤才，则奸雄坏政；不敦诗礼，则子孙奢狂。人事承平之会，当存履险之思。思想预防，君子宜儆惕焉，以尽上天之历数，然天亦无尽数之时也，人日持盈，万万年亦可至耳。国家之气机，乱极始治，乃有运将衰而复盛，势稍降而复升者。谓不亏欤，何以几邻累卵？谓已亏欤，何以复享安磐？盖临崖勒马，即可免其颠危；触景回头，自可绵其世祚。人情宴饮之微，尚难存

尽欢之想，即小征大，君子宜猛省焉，以挽上天之劫数，然天亦无劫数之见也，人日畏亏，平平者自可久耳；咦！天心在人事中矣，人何不勉于善哉！

毁誉篇

人何以故而毁我？人何以故而誉我？彼何以故而毁人？彼何以故而誉人？望人誉而功不至，斯毁之矣；防人毁而过能悛，斯誉之矣。是故毁誉我者无其渐，我招毁誉有其渐，毁誉人者无其因，人招毁誉有其因。吾爱天下人不求誉，而行可誉之事；吾恶天下人不畏毁，而行可毁之端；吾耻天下人不知毁誉，而湮没以终，湮没以终，人不毁而自毁也。生前以有过自毁者，人必誉之；生平以有功自誉者，人必毁之。虽然，誉人而过乎其实，标榜之风必起矣，毁人而过乎其实，求全之辈可诛矣。世人勉之戒之。

修短篇

谁合修，谁合短，皇矣下观，原无别眼。欲教民物共长生，大块芸芸必充满。是故仁则寿，恶则谴；功则寿，过则减；养则寿，戕则损。仙佛圣贤劫可免，以歌当话招流返。

穷达篇

达之人兮无穷愁，愁之人兮少德修。荣枯两途兮一春一秋，吾亦两居兮隐显自由。人命忙忙兮其驶如箭，达何足欢兮穷何足叹！境可缚兮非英雄，命可安兮且闲玩。读书养道兮浩气犹龙，颜瓢点瑟兮孔许其同，原襟必琴兮吾亦可从。庐中龙兮上云霄，湖上驴兮自逍遥。云之出兮为霖雨，流之退兮访松乔。抑或无心仕进兮严竿王樵，何必自苦兮闷死蓬蒿！

人品篇

人品近似之界，不可不明。有人焉，正气自存，离群特立，人以为傲也，吾以为毅；有人焉，谦光自处，与世无殊，人以为流也，吾以为和；有人焉，优游自适，率乎天真，人以为惰也，吾以为安；有人焉，啸咏自如，由乎天命，人以为狂也，吾以为达；有人焉，郑重持身，丰裁峻节，人以为骄也，吾以为严；有人焉，浑厚立己，性格坚苍，人以为拙也，吾以为朴；有人焉，义利分明，一私莫着，人以为矫也，吾以为介；有人焉，襟怀卓异，一尘不亲，人以为僻也，吾以为高；有人焉，雍和满著，不识文词，人以为俗也，吾以为儒；有人焉，清静为缘，不知经忏，人以为愚也，吾以为觉；有人焉，饮食无异，寒暑不灾，人以为怪也，吾以为仙。贤否错出之间，有相似而实不同者，不可不细观也。勿有薄人心，厚己心，轻人心，重己心，无人之心，有己心，则至人之精神出矣。舜居深山中，其所以异于人者几希，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而舜如赤城之标，朱光在天上矣。

快活篇

有安城老叟言于危城公曰：“吾闻生太平之世，为太平之人；无上无下，居易居仁，子亦知快活之事乎？请为子小赋而陈之。红埃滚滚；苦海滔滔。循吾兮，守吾操；养吾浩，全吾高。保太和兮淡世虑；灭争竞兮少气淘。耐清寒兮增学养；忘嗜欲兮住林皋。出为好官兮无罪戾；入为达士兮免牢骚。训儿孙兮戒淫赌，教妇女兮肃庭户。耕不歉乎官租；学不荒乎德圃。饮社酒兮治聋；为天民之巨拇。庞庞兮貌古；落落兮神全。任是非之杂沓；斯怨尤之胥捐。能放生而戒杀；亦养性兮延年。与乡老兮谈格言；招后辈兮讲功过。将成己而成人；化千个面万个。铺野席于茅堂；推山翁为上座。池栽君子之莲；篱种陶公之菊。山香处土之梅；涧满幽人之竹。随遇而安，乐乎不乐？今吾子两道愁眉，一腔死血。足踏市朝；身抛泉石。入而不安；出而无益。既好贪兮又好争；羌好穿兮又好吃。与尘市而同磨；看夕阳之转灭。”危城乃愀然曰：“噫！仙叟之教我者，至于斯夫！谨受训。”深揖而退。

能让篇

养和之室，积厚之家，“西壁东堂，宜书格语。譬如吃亏一条，人多不平。不知吾能忍让，即是为自己养和，为子与孙积厚之事。今将圣神贤士至理名言，约书几句，以为人劝。有云“便人乃自便，宜人乃自宜，我使人不便，我宜人不宜”者；有云“吃得亏人多厚福，赚得盈时总是亏”者；有云“若使人人皆得胜，人间谁合受号人”者；有云“乾坤两字盈虚定；吃尽亏时劫已除”者。予亦有句云：“亏我多时天不忍，老天定与我便宜。”诸生勉乎哉！吃亏人终不受亏也。

忠恕篇

忠恕者，宣圣一贯之传也。一以贯者何？忠为体而恕为用也。中心为“忠”，由中立心也。如心为“恕”，如人之心也。已立立人之义，其在斯乎？忠所以贯乎恕也，以恕道为仁，则能不欲勿施，天心无人欲之扰，以恕道处世，则能犯而不校，人心无横逆之来；以恕道治世，则能所恶勿施，臣心无残酷之政。圣贤道理，滴滴归源，真可以终身行之者也。使徒欲如己之心，而不欲如人之心，则其心必生是己非人心，厚己薄人心，重己轻人心，利己害人心，成己败人心。诸如此心，皆不如人心，既不如人心，安能如己心？虽欲如己心，贪多害己心；不能如己心，忍多坏己心。其心坏，其心失也。其心失，无中心也。中心亡而仁根死，无怪其心不恕也。然则不忠者，亦以贯乎不想也。吾愿尔士人，寻一贯之旨，存一贯之真，庶非孔门之罪人也。

虚无篇

虚无者，老、释同传之旨也。虚者何？虚心也。心虚故神清，神清故性慧，大超脱、大解悟从此生矣。无者何？无我也。无我故无人，无人故无欲，大

清静、大欢喜从此得也。今汝两门人，不明虚无，只探实有。“实有”二字，其名亦佳，究竟入迷者如谷之数助求实而谈金石，无一得也，日求有而参禅偈，生六尘也；无量恒河沙，谁是第一波罗密哉！吾悯尔等愚，吾开尔等智。观心虚而至性慧，知虚之能取实也；观无我而至无欲，知无之能包有也。孔子毋我，颜子斋心，虽儒家尚如是也，况尔等乎？

养生篇

人之所欲，莫甚于生，欲得其生，须重其生，欲重其生，切莫轻生。杀身成仁，见危授命，非轻生也，平日保其生，至此用其生，乃不同夫虚生，乃虽死而犹生。忠臣义士，烈女贞嫂，惟重生者能之也。若失生值太平，躬逢盛世，或贵或贱，全孝全忠，为国家着英，为世间人瑞，则生生者，不可不知养生也。养生之论，与修真不同。修真可以逃劫数，道也；养生可以延年命，术也。然养生而不明古今天人之理，亦终无集验之方。上古之民，浑朴为风，寡虑寡思，寡言寡笑，寡视寡听，粗衣粝食，不识不知，故能保全其真，以永眉寿；近今之民，浮华日后，多虑多思，多言多笑，多视多听，丰衣厚食，荡志荡神，故尝戒伐其性，以致天亡。天道之泰，在乎能复，日员又中，月缺又圆，雨漏又晴，雷鸣又蛰，故能留不敝之神，以绵天运于常新；人道之否，在乎多剥，精任其泄，气任其亏，神运不停，形摇不守，故难回已惫之身，聊居人世于朝暮。然则养生者，药食为后，保护为先，学天道可也，学古人可也，

五劫筋

呜乎悲哉！凡人之有五劫也。五劫维何？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也。人岂不必生？但当直而生，正而生，不可罔而生也。生为圣贤，夭犹生也，英灵在世，声名在世，馨香在世，与仙佛何异焉！独有生而恶，生而暴，生而酷者，一生之后，必不复生，不必不与生，正当与之生，绵绵劫劫，皆入恶趣，受无间罪，虽欲不生，不可得也。生，于劫也。如是而沉沦世上，困厄人间，不知回机不识变迁，悠悠老矣，又一劫也；如是而精耗形枯，神亡气竭，药不能补，养不能回，恹恹病矣，又一劫也；如是而无常忽至，大限已临，身家何处，妻子何人，匆匆死矣，又一劫也；如是而有恶必报，有过必报，转徙阴曹，啾啾啼泣，是极苦矣，又干动也。幸而托生有日，或命带刀兵，或命带水火，或命带诸疾难，或命带诸困穷，仍将流连于五劫之中而无底止，不必说到刀山地狱间也。堕此劫者，非有因果，非有德功，不能消其罪戾。故人之一生，须要修善积福，返本還元，庶克同上春台，咸登极乐。有生长生，长生不生，不生故不灭，不灭故超脱也。人其勉诸！

敬神篇

神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者也。上帝以神道设教，故神实司乎善恶。凡聪明

正直者，皆以神之权授之。夫天神为神，主引万物，地神为祇，主提万物，此神德之荡荡者，百姓日受而不知，亦惟尽乎人以合乎天地焉可也。若夫岳渎郊坛，庵堂祠院，其间之竖碑立像乱无非振古之精神，寺宇崇宏，声灵赫曜，瞻望者莫不肃然起敬也。然而香火盛则祈福之人多，祷告繁则邀福之人至，神岂为人所愚哉！失神之出处不一，要皆从正气中来。《鲁语》曰：“圣王之制祖也，法施于民则祖之，以死勤事则祖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祖之，能捍大患则祖之”，加之山川社稷，皆有功烈于民者也。夫曰“法施于民”，原不期人之报也；“以死勤事”，原不冀人之感也！“以劳定国”，原不望人之恩也！“御大灾”、“捍大患”，原不待人之求也；广功德于人间，原不俟人之祝也。即或春秋典重，斋诞频临，太庙者亦止祈神灵以保我君国，而于己无与也；亦止祈神灵以保我父母，而于己无与也；亦止祈神灵以泽我民物，而于己无与也；亦止祈神灵以超度沉魂滞魄，而于己无与也。而且肃吾身，洁吾念，澹吾虑，濯吾肺肝，敬其心以敬神焉，则不求福而自获福也。是则敬神者，不如自敬其心之为妙也。凡人心即神，神即心，无愧心，始无愧神，可对神，仍可对心，抑非心之外遂无神也。相在尔室，相在尔心焉耳。有如天之神栖乎日，日光所照，何处不明；人心之神栖乎目，目光所到，何物不见。人顾欲谄媚神祇，以图消其罪垢，岂可得哉！戒之曰，敬神之道有二，下流之谄渎不与焉。上士存心正大，立功行而至意遥深，居处之间，恐神鉴察，有福有庆，仍归神思，斯人也，虽未焚香秉烛，恭即庙门，而已得敬神之大道也；中士存心谨恪，言帝天而身益震慑，善念之生，因神鼓励，有功有德，心荷神麻，斯人也，抑或斋戒沐浴，参礼菩萨，亦可谓敬神之小道也。至于外饰小心，中藏大慝，纷纷往来，朔日谷日，神将曰：“尔来乎，吾正索尔！勿谄我，勿渎我，尔敬我香，我加尔锁，归去革心，庶乎其可！”

爱人篇

万物之生，惟人最灵，既灵于物，须爱其生。毋以阴谋陷人、毋以利器伤人，毋以药物毒人，毋以权势厄人。陷人、伤人、毒人、厄火者，明有国刑，暗有天罚，终难逃也。今夫飞物之能言能舞、植物之有香有色、动物之可驯可玩、潜物之可育可娱者，人犹爱之，人岂不重于物哉！今劝尔世人，相生相聚，无相凌虐，出入往来，当思爱人之名，成人之名，爱人之功，成人之功，爱人之事，成人之事，爱人之利，成人之利；夫成人之名，即所以成己之名也；成人之功，即所以成己之功也；成人之事，即所以成己之事也；成人之利，即所以成己之利也，皆爱也。其成人之名与功、事与利者，勿掩忠臣之忠，勿窃勋臣之勋，勿毁节孝之妇，勿谤童女之贞，勿妒能亦勿假人之能，勿忌才亦勿昧人之才，勿隐善亦勿盗人之善，勿扬恶亦勿效人之恶，勿阴阻人之进

阶，勿妄抹人之文字，勿败人之盛举，勿堕人之善行，勿坏人之、良图，勿损人之富寿，勿占人之田土，勿弄人之费财，勿助匪人而夺仁人之风水，勿党小人而诱名家之子孙，胞与之怀，难尽述也。以故永命天尊倦倦于勿辱善邑勿欺穷困，勿离人父子，勿间人骨肉，勿破人婚姻，勿侮人聋哑，以及救人之难，济人之急，悯人之孤，容人之过，拯人疾苦，贝周人饥寒，提携亲族，赈济邻朋，矜孤恤寡，敬老怜贫者，皆于人而爱之也。嗟乎！天生亿兆，为仁人用仁之地，为善人积善之场，果能推心广博，保育群黎，居富贵而爱人者，必裕后昆，居贫贱而爱人者，必能显达。惟天佑善，惟帝福人，伊古以来，最多最速。故欲知处世之道者，吾仍劝之曰爱人。

医药篇

医之为道也，能活国亦能病国；药之于世也，能活人亦能杀人。不可不慎其术也。中有理焉，学之无尽，行之无穷。药分君臣佐使，病分虚实旧新，凡医士皆能言之，而能知之者罕也。圣贤学问精而志气益下，道德高而心怀益谦，操歧黄者亦宜如是。不可自轻，不可自误，不可自欺。自欺欺人，自误误人，自轻轻人，其罪集于乃躬也。故此道立功易，取过亦易，积福难，招祸不难。欲求有功无过，有福无祸，则必兢兢自持，脉理微细，浅学难知。今劝尔医士，入病人之榻，先问从来，勿以药试人也；今劝尔病家，对医士之前，先明原故，勿以命试医也。以命试医咎在己，以药试人咎在医。更宜扶危急莫高身价，救困穷莫计金货。能洞见其症候者，即行拯拔，不能见其症候者，以候高明，则积稳诚之善也。更劝汝儒学者流，多考灵方，细研医旨，勿秘勿妄，利己利人。范文正、陆宣公人臣之心思，且于医三致意焉，大可忽于医道哉！

相卜篇

上人有相，下人有相，中人无相。上人有命，下人有命，中人无命。惟上与下，性受难移，不必论也。兹惟尔中人，不上不下，可上可下，或上或下。不上不下仍是下，可上可下犹是下，或上或下终是下，离不绝下乃非下。相自我改，命自我造，古人有言不汝欺也。即操相算者，亦上相汝身，难相汝心，亦上算汝命，难算汝德。不能相汝心，即不能相汝身也；不能算汝德，即不能算汝命也。莫受相者愚，心智于相也，心体正，好相也；莫被算者鬼，德神于算也，德性坚，好命也。吾愿尔世人，自相自算；吾愿尔相者，劝大修心；吾愿尔算者，劝人积德。一切骨气，且照书谈，一切运气，且照书推。推己复言德，谈己复言心，寓劝化于相算之中，麻衣三祖、子平先生必赐尔等衣饭矣。

堪舆篇

惟天覆善恶，惟地载善恶，惟仙师为天地埋藏善恶。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

，仙师无私恩。人有私欲，则见理不明。地理者，天理也。既有天理，即无人欲，故此道惟聪明正直圣人贤士乃克言之。今汝世人妄谈风水，冒渎山灵，举亲骸以求福禄，对时师以论殃祥，或代搜求，或自寻觅，赚人货财，要人夸好，如此人心，安知天理？十个堪舆九个穷，何足怪也！仙师赐地，吉人与吉，凶人与凶，吉不受恩，凶不受怨，理自公也，心自明也。吾尝与人讲堪舆，即以堪舆兼报应，亦是如此。夫司地者，仙师也，职既与仙，使不与凡。人向凡夫求地，何不向凡夫求仙？